

赵灿

注入新活力
为乡村文旅
枯木盆景制作人

村文旅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。收入达四十万元，远销沿海城市，为深山乡式生活。如今，他制作的枯木盆景年销售片茶园，在青山绿水间耕耘自己的“陶渊明”小组，有一位名叫赵灿的中年人，从都市选在玉溪市新平县漠沙镇胜利村黑查莫



赵灿在制作枯木盆景

告别都市选择归乡

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，高耸入云的参天古木夹道相迎，清脆鸟鸣声声入耳，微风拂过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不多时，一座掩映在绿意中的小院出现在眼前，房前屋后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各式枯木盆景和花草，与哀牢山自然景致浑然一体，处处透着人文雅趣。

屋主赵灿热情地招呼来客进屋落座，泡上一壶自产的生态茶，缓缓道出归乡的初衷。他表示，自己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对哀牢山的一草一木，家乡的一砖一瓦有极深的感情，虽然长大后到外求学，而后奔忙于昆明、北京等城市，多年没回乡，但这里的一切承载着自己的童年生活，是他抹不去的记忆和乡愁。

一次偶然回乡，赵灿看到寨子旁

边60多年茶龄的茶园荒废了10多年无人管理，作为爱茶之人，他觉得十分可惜，便萌生了归乡的念头。同时，静谧、自然的生活方式自己也比较喜欢。何不回到山间，享受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”。“推开门就看得见云海，醒来听得见虫鸣鸟叫，外面的世界找不到这种感觉，所能体会到的是繁忙、喧嚣，回到这里会给你一份特别宁静的感觉，非常自然，可能这是我最终想要的一种生活。”赵灿说。

尝试枯木盆景制作

2017年，赵灿开始修缮老屋。4年后，他尝试枯木盆景制作，决心在哀牢山中开启新的事业。“枯木盆景是一种审美，有很深的寓意。它形似凋零，却能在逆境中保留生机，代表着顽强

的意志和生命力，即‘枯木逢春’。”赵灿谈起枯木盆景时说道，枯木盆景不仅与哀牢山的自然生态环境相融相生，更与自己的人生经历相契合。他希望自己的创业之路顺风顺水，犹如枯木盆景一样焕发新的生机。

枯木盆景源于中国传统的“枯木艺术”，属于小众高端的盆景门类。赵灿以哀牢山的山水为创作源泉，依托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，融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，创作出的作品别具匠心、独树一帜。“枯木盆景讲求独特的造型，枯、瘦、老、奇，风格比较质朴、比较自然，原汁原味，是与繁华、奢侈相反的一种审美。”赵灿介绍。

年销售收入达40万元

经过几年耕耘，赵灿的枯木盆景年

销售收入已达40万元，通过线上渠道常年销往上海、广东、浙江等沿海省市，深受盆景玩家青睐。“文旅产业市场很大，但我觉得做到自己认可的程度就好，做一份独有的东西。”赵灿淡然地说。

今年下半年，赵灿计划在黑查莫村落落地一个供应链项目，取名“墨谷”（意为黑查莫山谷）。项目将依托哀牢山的优良生态，通过线上方式销售枯木盆景、生态茶叶等产品。赵灿表示，未来，团队还将探索精品民宿、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等方向。

从都市奔忙到大山静守，赵灿用双脚走出了自己的“归隐”之路，也在哀牢山的云雾与鸟鸣中，找到了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”。

本报记者 李春丽
通讯员 李忠贵 范艺杰 摄影报道

董云江

变成艺术品
把生活用具
簸箕画创作者

出去，小簸箕画出民族风情大世界。歌马的美、风土人情通过小小的簸箕传递点赞。这些画融入不少少数民族元素，把上，让生活用具变成艺术珍品，引来不少少数民族的习俗、历史、故事绘于竹编簸箕之文荟萃，当地艺人将傣族、佤族、布朗族等临沧市勐撒镇历史悠久、四季物华、人



董云江创作的簸箕画

勐撒镇民族文化浓郁，竹编技艺源远流长。簸箕画以当地的手工竹编簸箕为载体，经过选簸、打磨、上胶、勾线、上色、封蜡6道工序，将民族文化与民间艺术巧妙融合。画作色彩艳丽、构图饱满、风格质朴，题材多取自勐撒山水、傣佤村寨、泼水狂欢、采茶劳作、民族团结等风景场景，既有传统民俗韵味，又具有现代审美意趣。

近年来，勐撒镇深挖民族文化资源，将簸箕画纳入“一村一品”文化产业

培育，通过传承人带动、技艺培训、文创开发、线上推广，让簸箕画从民间创作走向市场。在勐撒镇芒见村、翁达村等文旅示范点，簸箕画成为“绿美乡村”标配装饰，挂在文化墙、农家小院、游客服务中心，既美化村容村貌，又彰显民族文化特色。

“游客来勐撒，都爱买一幅簸箕画作为纪念，这不仅是一件工艺品，更是我们边疆民族文化的窗口。”勐撒镇文化站负责人介绍，簸箕画已成为勐撒文旅IP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与万亩茶园、土司文化、藤篾编织形成“文化矩阵”，每年吸引游客5万余人次，创造旅游收入200余万元。

土生土长的勐撒青年董云江是簸箕画的代表性创作者。他的作品里常融入傣家竹楼、佤族木鼓、万亩茶园、民族文化等元素，展现边疆民族的生活记忆与文化生活。目前，以董云江为核心的创作团队已带动本地10余名村民参与，开发装饰画、文创摆件、旅游纪念品等系列产品30余款，年销售作品200余件，参

与农户人均年增收8000余元。

簸箕画还走进勐撒镇中小学课堂，当地开设簸箕画兴趣班，每年开展教学20余场次，覆盖学生300余人次。“看着孩子们在簸箕上画出自己的家乡，我知道这门艺术有了接班人。”董云江说，他的心愿是把勐撒簸箕画打造成边疆文化品牌，让更多人通过一方小小的竹簸箕读懂歌马的自然与民俗之美。

本报记者 罗宗伟
通讯员 贺海俊 王斯婕 摄影报道